

雷之魄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雷 之 魄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雷 之 魄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雷 之 魄

——《生死锤》系列之一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30 印张 2 插页 65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272—0/I·229

全册定价:85.60 元(本套定价:42.80 元)

内 容 简 介

谣财奚俊正用迷药非礼水冰心，恰巧被路过的卫浪云撞见救下。但水冰心嫌卫浪云施救过慢，又没杀死奚俊，而且窥见了她少女的胴体，反而恨上了卫浪云，急欲恩将仇报。

而卫浪云是勿回岛少岛主，水冰心是六顺楼主澹台又离的掌珠，两人之间的这一误会便有意无意间，成了武林争霸的导火索。——因为，当时江湖道上已形成四股最有势力的帮派：勿回岛、六顺楼、紫凌宫、皇鼎堡，他们互不服气，相互觊觎，都暗自磨刀霍霍，蓄势待发，以图夺取武林盟主的宝座，到了一触即发之时。

卫浪云在寻友途中，先遭皇鼎堡帮凶铁血会的伏击，受尽折磨后从牢中脱险，又落

入水冰心之手，被百般凌辱，幸又逃出。卫浪云与亦师亦父的大叔展履尘、二叔田寿长商议，兵分两路，开始攻打另外三派，以期先下手为强。

但展履尘所率主力迟迟不来与田寿长、卫浪云的队伍会师，且音讯全无，使得田寿长、卫浪云的队伍虽战果辉煌，但独木难支，经多次浴血激战，伤亡惨重，已濒临绝境。那么，展履尘所率勿回岛主力为何千呼万唤仍不见人影呢？

卫浪云与水冰心因恨成爱，完婚后水冰心声言回六顺楼劝说义父与勿回岛联合，但水冰心回去后，六顺楼却发大兵找到了卫浪云率领的残兵余勇躲藏的翠云轩，欲围而歼之……是水冰心出卖了新婚丈夫吗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续集《生死锤》。

目 录

十 三、如履薄冰	(475)
十 四、孤注一掷	(514)
十 五、天若有情天亦老	(554)
十 六、节外生枝	(592)
十 七、舍己报恩	(631)
十 八、退走翠竹轩	(671)
十 九、拜手欲摧花	(707)
二 十、罗帏照梦	(746)
二十一、断肠曲	(792)
二十二、青山变坟塋场	(821)
二十三、淫娃戏少主	(863)
二十四、五门甲士	(903)

一、少侠救美

夜，深沉。

天空是一片浓浓的漆黑，没有月光，甚至连眨着鬼眼的星儿也没有；空气中，飘漾着淡淡的寒意，初秋的季节，在中宵，可不真有点冷丝丝的。

这里于豫鲁交界处的“老通城”，这“老通城”不算大，却是相当繁华，两省的买卖家有不少是以此地做为货物的转运点及交流处，因而造成了这个小城有着些儿畸形的闹器与壅塞。

便是闹器与壅塞吧，在这个时候却也差不多全安静下来了，三更天啦，又那么凉森森的，还有谁愿意睁着一双惺忪睡眠空熬夜呢？看看城里，除了有那么几处秦楼楚馆仍在灯火隐约的逗着乐子之外，其他地方，也已叫一片沉沉的黑暗给吞噬了，那些黑黝黝的屋宇里，不消说，人们早就拥着热被窝寻梦去啦……

静得出鬼的狭窄街道上，这时，却突然有一条人影闪了出来，这人在街角的阴影处伫立片刻，又小心翼翼的左右探查了一遍，以后，他动作快得像头狸猫般“唰”的便蹿上房顶！

在栉比相连的屋脊上，这位全身黑色劲装的夜行人，轻车熟路的奔向靠城东的一座深沉房舍而去；他的身手矫健，行动无声，在滑不留手、高低不平的屋面上奔走，就像踏着宽坦大道一样，利落极了，也稳当极了。

这人的功夫，说好是十分的好，但是，却在形态间透着那么一些儿不妥，似乎，呃，有些鬼祟的味道。

当他一溜烟似的飞跃进这片深邃的屋宇之内时，嗯，借着大门口挑着的那只晕糊糊，红茫茫的油纸灯笼，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印在灯笼上的几个黑字：“如归客栈”。

夜行人像是对这家客栈的格局非常熟悉，他在越墙而过之后，毫不稍停，连连掠过三排客房，老马识途也似一直朝左边的那间厢房逼近，只是，一到房里，他的动作却更加轻悄了，蹑手蹑足的，就怕惊醒了房中的什么人一样。

这间厢房的位置正好面对着那三排普通客房的右侧，中间还隔着一小块置满了盆花的天井，它的后面及右边，另外还有着两排客舍，但在这些房舍的距离中，亦同样是由两片小巧的花园所隔绝了，换句话说，这间厢房的建筑是独立的，它不与其他任何客房相连接，当然，它的身价亦必就会比诸以外的房间来得高了，而住在里面的人，不消说，也就可以想见气派之如何与众不同啦！

夜行人来到这间厢房之前，却突的一个转身斜窜到一边的小花园里，厢房的一扇花窗，嗯，就正好面对花园！

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夜行人颇有耐心的在一丛矮竹之后盘膝坐下，他的双睛，却定定的——不，简直是贪婪又渴

切的投注在那扇紧闭的花窗上！

借着这个短暂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将这位仁兄的外貌看个清楚，他有着一张狭长的马脸，疏眉、细眼，一只硕大的蒜头鼻子下面却生着一张刻薄的嘴唇，他的肤色是微黑的，如今，正有几颗油腻腻的汗珠自他齐额勒住的头巾边沿流淌，这种天气，他却像是在烧着心火呢……

片刻后——

夜行人忽的站起，悄无声息的到了花园前面，他就站在那里，深深调匀着呼吸，而每在他调匀一次之间，脸上的肌肉全部那么不由自主的抽搐着……

轻轻的，他伸出右手——右手却在不住的颤抖着，然后，手指一遍又一遍的弹在窗框上，“哒、哒、哒、”“哒、哒、哒、”。

房里没有反应。

于是，夜行人的呼吸顿时变得粗浊了，也变得急迫了。他那双细眯眼睁得铜铃般大，眼中有一片火焰般的骇人光彩射出，而这片光是饥渴的、冲动的，淫邪而又带着兽性的！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夜行人的手上已多了一柄薄而利的小巧匕首，他顺着花园的隙缝插进去往上一挑，“啪哒”一声，里面的花窗的横闩已然坠落——这连串的动作，全证明他是一个老手——夜走千家的老手！

缓缓的，夜行人手掌贴窗，将窗儿朝里推开，甫始推开，他闪电般掩到一侧，静待半晌，发觉房内依旧毫无动

静，他这才面露喜色，耸身跃进！

房中，陈设雅致而明洁，镶嵌着云母石的圆桌上，那盏捻到最小光华的银灯，正散发出荧荧的光辉来，由这微弱的光辉，更衬托出这房间里那一种宁静而温馨的气氛，尤其是，靠墙的一张宽大软厚的桃花心木卧榻上，正画龙点睛的侧躺着一个少女的窈窕身影，这种气氛，也就变得更加浓郁了。

床前，浅黄色的流苏配着浅黄色的罗帐，而罗帐是半垂的，由桌边，可以清楚看到那卧榻上少女身躯的轮廓，以及，在她那均匀呼吸时腰胸部分的有节奏的起伏颤动……

夜行人一时竟看呆了，他站在那里，嘴巴微张，鼻翅儿急速翕动，双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渴求光芒来，光芒中含有温腻的色彩，火熊熊的兽性，就宛如一头虎——饿极了的虎，骤然间发觉了一只正窜入绝地的羔羊一般！

吁吁的喘息着，夜行人一步一步的，馋像毕露的朝床前移近，忽然，他仍还记得回身将花窗关好，又迫不及待的冲向前去。

站在床边，夜行人先将垂下的那一半罗帐拉起，他俯身仔细的、又贪婪的注视着那酣睡中的少女侧影，等看够了，才小心翼翼的，像拈着块价值连城的白璧一样，伸出两指将少女的身躯翻转过来，变成仰面躺着的姿势。

室中的光线虽然是显得幽暗了点，但却仍有足够的亮度映照出这位睡梦中少女的面庞来，而老天，这又是一张如何美艳绝伦的面容！这新月般弯长的眉毛，闭着的，却

有两排密密的睫毛的凤眼儿，那挺直端秀，又微含傲气的小鼻子，那菱形的、红润又精致的樱唇，这些，全都那么无懈可击的配生在她那张瓜子脸蛋儿上，她的脸容原来是莹洁白嫩的，只是此刻却有些奇异的红晕浮现，但越是这样，却越发显出那红白相映的娇丽与妩媚，诱人极了，迷人极了，床前的夜行人就差一点连口水也顺着嘴角淌了下来！

少女睡得很熟，也深沉，照说，一个女孩子是不该这么贪睡的，她身上穿着一袭高贵而精致的白缎寝衣，薄薄的夹被踢在一旁，露出一双莹洁如雪也似的玉臂来，那肌肤是如此光滑细腻，仿佛挤得出水，吹弹得破！

一股奇异的、幽淡的白兰花香飘浮在这充满了奇丽景像的卧室中，而在这片香味里更糅合了一种少女身上特有的处女芬芳，于是，这些聚集起来，就更加形成一股刺激与诱惑，刺激着夜行人的感官，诱惑着夜行人的色欲。

像头饿久了的野兽一样，夜行人红着一双眼，大张着嘴巴，脸上的肌肉不住痉挛，混身也在难以抑止的颤抖，终于，他疯了一般开始撕裂那少女的寝衣、亵衣，连少女身上最后一件蔽体的水红色的小肚兜也扯了下来！

现在，这位姑娘也已是全身赤裸裸的了，赤裸得十分彻底，甚至一丝布、一条线也没有，她那丰盈的、美好的、玲珑剔透而又滑如凝脂般的胴体便完全展露了出来，那么诱煞人又迷煞人的展露了出来！

嗓子宛似拉着风箱，夜行人喉咙里发出一阵又一阵

的“呼——噜”“呼——噜”声响来，他一口口的干咽着唾沫，脖颈上的喉结也在不住上下移动，这时刻，他两只眼全看直了，一对眼球就差点没突出得掉了下来！

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夜行人抬起头来，闭着眼，似乎是竭力使自家镇静下来，过了片刻，他才将视线重转到那少女一丝不挂的胴体上，只是视线甫一接触，他却又开始了激动与颤抖！

火痴痴的瞪着那具有如象牙雕刻而成般的半透明似的美丽躯体——那具躯体仍旧一无所知的熟睡着，这夜行人一边用力拧着自己大腿，一面下意识的吞着口水，嗓眼里发沙的自言自语：“奚俊啊，奚俊……就算这妮子是你生平接触过的最上等货色，也不过就是个女人罢了……甭这么没出息……别忘了你个是经过世面的人物哪……镇定点，镇定点，这是块口中肥肉，煮熟的鸭子，跑不掉的……”

这叫奚俊的夜行人再次长长吸了口气，然后，他自怀中摸出一只拇指大小的描金木瓶，旋开瓶盖，自中用小指甲掏出一点青色的药粉来，轻轻抹向那少女鼻端，而在他这一动作的刹那，他已同时快逾闪电般点住了那少女的软麻穴。

于是——

小女口中发出了一声令人魂魄与授的娇慵呻吟，又跟着疲乏的叹了口气，像是刚自一场美丽的梦境中转了回来，她满足的咿唔了两声，大概在朦胧中觉得有些寒意儿——如今她是光着身子的——她似乎想将夹被拉起，但是，她

却在半醒状态中，突然惊觉她已完全失去了动作的力量！

自幼以来的环境磨练，与一种本能的警惕反应，使这位少女在骤然一阵寒悚刺激中，猛然清醒过来，她双眼蓦睁，一睁之下却立即闭上——她要使自己的视力迅速适应在突然醒来后的室中光线！

就在这瞬息中间——这少女的眼睛尚未睁开前的一刹，她已敏锐的感到自己的衣裳已经被脱除净光，而且，她马上发现身体的异状——她的穴道竟被人封住了！

缓缓地，少女重新睁开了眼睛，天呀，那是一双何等明媚，又何等澄澈清莹的丹凤眼儿啊，她的目光徐徐扫过自己完全暴露了的身体，又徐徐转投在床前站立着的奚俊身上，令人惊异的是，此时此景，这少女目光中的神情竟是如此冷漠，又如此镇静！

那奚俊直乐得双手互搓，他更朝前进了一点，狞笑着，语声猥亵的道：“小娘子，呵呵，旅邸清冷，寒夜寂寥，小生不才，斗胆毛遂自荐，特一奉陪榻侧，与小娘子共效于飞……”

少女死死的盯着奚俊，眼中的光芒由冷漠而变得痛恨，由镇静而转成酷厉，她一言不发，满口银牙却全咬进唇里！

奚俊又吞了口唾沫，色迷迷，晕糊糊的接着道：“本来呢，小娘子你中了小生我的‘玉仙香’至少要昏睡如死般经过六个时辰才能逐渐清醒，小生大可在你昏睡之中得遂所愿，不过这样却大大的没有意义了，其一，小娘子你若在全无知觉的情况下由小生摆布，固然难以品尝到那种欲醉

欲仙的乐趣，而小生亦同样的感到味同嚼蜡，没有那等活蹦乱跳来得快意；其二呢，嘿嘿，小生与女人家做这等事，总也希望对方也极情愿，不受委屈，这样一来彼此之间才会有味道，更觉甜蜜。”

睁着那一双满布血丝的红眼，奚俊伸出一双鬼爪子在少女滑不留手的香肩上轻轻抚摸着，又道：“所以么，小生才用解药先将小娘子你弄醒过来，也免得你事后埋怨小生我太过自私，只顾个人享受……”

自己的肩膀被那色鬼抚摸着，少女宛如触电般一阵阵的痉挛，更一阵阵的寒栗，她有一股做呕的感觉，就像是一种什么特别污秽的东西沾到她身上一样，窝囊透了，恶心透了！

尖冷的，少女突然开了口：“拿开你的脏手！”

奚俊愣了愣，不由自主的缩回了手，似是颇出意外，呐呐的道：“什么！你不愿意？”

有无比的悲愤，至极的羞辱，难以言喻的仇恨蕴孕那双美丽的眸子里，但她强自忍住，语声严峻冷森的道：“大胆狗才，无耻淫贼，你是瞎了眼，迷了心，竟敢用这种禽兽不如的下流手段来暗算小姐，更以这种不出自人口的齷齪言词来污辱小姐，狗才、畜生、淫贼，小姐我包管叫你碎尸万段，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吃这一顿臭骂得七荤八素，手足无措，奚俊不由恼羞成怒，怨火夹着欲火一起上升，他咆哮一声，狰狞的道：“你你你……你这不识抬举的贱人；小浪货，你竟然敢骂起

大爷我来？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你个娘的，大爷现在就玩了你，看你他妈能奈我何？”

说着，他三不管坐在床边，便为自家脱起衣裳来！

这时，那少女动也不能动，嚷又不能嚷，她咬着牙，切着齿，一个字一个字像冰珠子一样进自牙缝！

“你——狗才，你敢碰我一下！”

转过脸嘲弄的龇牙笑了，奚俊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妈的，你是什么玩意？大爷我不敢碰一下？你等着瞧吧，看看大爷能不能玩翻了你？”

少女双眼中泪珠盈盈，嘴唇咬破，鲜血染颊，她就是不肯咽出一声，痛恨的，声如泣血：“狗才，我是‘六顺楼’澹台又离的义女，你敢动我一下，看我义父不将你活活分尸挫骨！”

“六顺楼”“澹台又离”这七个字，就活像七根火红的钢针猛一下扎进了这采花贼奚俊的心腔子里，惊得他蓦的一哆嗦，脱着衣裳的双手也顿时僵在那里，他那张马脸骤然变白了！

呆了好半晌，他才吃力的站起，目注床上裸女，惊骇加上震恐的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你……呃，你会是‘六顺楼’当家的澹台又离那老怪物的义女？”

少女悲愤无比的道：“你这种贼，小姐我不屑骗你！”

怔怔的看着那少女，奚俊忽然笑了起来，他连连摇头道：“不信不信，好个贱人，这一套花招竟然耍到我‘鬼狼’奚俊的头上来了，妈的，也不知你从哪里听到了澹台

又离这老怪物的名字，眼前就顺口吐出来吓唬你家大爷，就凭你一个小妮子，岂也会和天下武林一霸的‘大黄伞’澹台又离拉上关系？”

那少女银牙紧挫，睚眦欲裂，她两眼中光芒如血：“狗才，你如不信，桌下有一具紫色小皮囊，你打开一看就会明白。”

略一犹豫，奚俊贼兮兮的自床沿站起，乘机又摸了少女一把，然后，光着膀子，提着裤子，慢吞吞的来到圆桌之间，伸手在桌底一探，嗯，果不然他提起一具长方形的精巧紫色皮囊出来！

一手提着裤子，另一手便将皮囊解开，当那具紫色皮囊的活扣甫始弹开，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囊中一块金光闪烁的八卦牌便掉了在桌面上！

这块八卦金牌，大小有如拳头，正面雕镶的是八卦图形，背后，却刻着五个圆形怪异字体：“六顺楼澹台”！

当然，“鬼狼”奚俊久走江湖，这块八卦金牌乃是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不会不知道，威慑武林的“六顺楼”，在外面有两种信物，一是八卦金牌，一为八卦银牌，八卦银牌为“六顺楼”的次等人物使用，而八卦金牌，则非“六顺楼”的首要核心角色不能获配，换言之，持有这“八卦金牌”的人，就必定是“六顺楼”极有份量的人物无疑。

发现这块八卦金牌，奚俊不由得傻了眼了，他犹不甘心，再伸进皮囊内一掏，却又掏出来样东西来，一样是一只精工雕刻着细致龙纹的檀木盒，启盒而视，里面赫然是